

· 上海电机学院上海学系列丛书 ·

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 文化家族中之女性文学研究



QING JI MINGUO CHANGSANJIAO DIQU
WENHUA JIAZU ZHONG ZHI NVXING WENXUE YANJIU

段继红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 文化家族中之女性文学研究

段继红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文化家族中之女性文学研究 /
段继红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520-0986-6

I. ①清… II. ①段… III. ①长江三角洲—妇女文学—
—文学研究—清代 ②长江三角洲—妇女文学—文学研究—
民国 IV. ①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3571 号

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文化家族中之女性文学研究

著 者: 段继红

责任编辑: 路征远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986-6/I·164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电机学院上海学重点学科建设专项资助

本书来源于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14YJA751003

项目名称：区域文化视角下清及近代长三角地区女性文学研究

上海电机学院上海学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何小刚

副主任：段继红 方恩升 刘炳涛

秘书长：黄 伟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马秀春 王桂华 方恩升

刘炳涛 孙秀丽 何小刚 张文琴 张鑫敏

陈兰芝 陈瑞丰 段继红 黄 伟 路征远

总 序

上海是中国民国文明的桥头堡和先行者,是当今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重要的文化基地。从 1843 年开埠到今天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充分证明了上海在中国历史和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上海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内外关于海派文化与风格、经济发展与转型、社会进步与变迁、技术创新与进步等带有上海地方特色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这种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上海社会建设的决策和城市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彰显了人文学术在当代意义上的新觉醒。

上海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以及其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使得“上海学”拥有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它涉及几乎全部自然学科及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当是一幅气魄宏大、内涵丰富而又色彩斑斓的学术画卷。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电机学院当仁不让地加入了这一最具学术生长点的课题,学校领导以高瞻远瞩的气概,决定以人文社科学院为根据地,建立上海学重点学科,对上海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

人文社科学院对于这一研究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学科优势,从事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同道们,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法学、文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有利于从各自角度进行学术审视、交叉比较和纵深发掘。在教学和科研中,大家感受着上海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影响,以及海派文化在奋进中表现出的精神和文明的张力,深感有责任、有义务将上海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聚焦政治和法律、经济与生态、安全与外交、社会与文化、科学和技术等与当代社会建设联系更密切的诸方面,以面向当代、服务上海为目标,为上海、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基于这一宗旨,我们拟将团队的研究成果纳入“上海学研究系列丛书”,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合作付梓,陆续奉献给海内外同行,以求切磋评鹭。

“上海学”域界宽广,而我们尚属起步,望前路而惶恐,临万顷而徘徊,然开疆

拓土,不敢有怠。虽然我们的研究队伍多半是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且大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上海人”,但却朝气蓬勃,充满学术热情,不仅熟稔上海这座光荣城市的辉煌历史,更有着对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以及“上海学”研究的由衷热爱。我们相信,只要以精卫填海的精神,筚路蓝缕,孜孜矻矻,秉承电机人“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精神,凝聚电机人的智慧和胆识,在与国内外同行研讨和交流的过程中,钩深致远,求真知卓见,我们的“上海学”研究有朝一日定能如茧蝶之化、鱼龙之跃、鲲鹏之腾。而今迈步,只需怀着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虔诚,以及严谨图新、修业求精的态度,辟蹊径,积跬步,于荒丛草径中蹀出一条新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为上海的学术研究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有诗为证:

东海扬波巨龙醒,
电机学人志气高。
兼容并包人为本,
大道至上领风骚。
涓涓细流终成海,
孜孜以求不动摇。
大气谦和传天下,
明珠闪耀赖今朝。

何小刚

2015年6月30日于临港新城

目录 | CONTENTS

总 序 / 1

第一章 概论 1

第一节 文化家族的概念及特征 / 1

第二节 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文化家族女性创作之概貌 / 7

第三节 近代女性文学的重镇——上海 / 9

第二章 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文化家族的半壁江山 ——文化家族中之女性文学 23

第一节 商景兰为首的祁氏女诗人 / 23

第二节 常州词派与张氏闺秀 / 42

第三节 毗陵庄氏闺秀 / 58

第四节 阳湖恽氏闺秀 / 67

第五节 仪征阮氏闺秀 / 71

第六节 松江章氏、侯氏与曹氏闺秀 / 78

第三章 著名文人及家族女性 101

第一节 随园主人及袁氏诸妹 / 101

第二节 碧城仙馆及陈氏家族女性 / 117

第四章 名父之女,才士之妻 127

第一节 名父之女、姐妹并蒂 / 128

第二节 才士之妻、伉俪情深 / 161

第五章 清及民国女性文学家族特性的成因 177

小 结 203

主要参考文献 205

后 记 214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文化家族的概念及特征

清及民国女性的创作队伍呈现着明显的地域特征,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统计,江苏籍女诗人最多,浙江次之,这两省的女诗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再次是安徽、湖南、福建、江西,北方和边缘地区的女作家很少。而这些女诗人多出生于累世簪缨、世代书香之家,这便是清及民国女性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家族性,也是本文将论及的一个问题。

在探究区域文化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文化家族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样,研究具有鲜明地域性和家族性的清及民国女性文学,也应考虑这一因素。陈寅恪认为:“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①区域文化的构成和发展,有赖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演化,由于自然地理具有独特的稳定性和演化的缓慢性,区域文化的推进主要附丽于人文地理的变更,因此,研究区域文化的基础便是该地域历史文化的变迁和文化家族活动的历史。本文所涉及的文化家族,有别于权臣世宦之家,主要指以文化和学术著称于世的家族。

“家族”一词较早见于《管子·小区》:“公修家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②今之家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以血统为基础而结成的社会群体,几代相传;广义,则包括血缘和姻亲结成的关系。由此,而成的稳定的家族联盟,往往会形成一种家族精神和文化的传统,影响着家族中的每个成员,世代相承,发扬光大。这种具有超强凝聚力的家族文化,不仅会影响到家族和地域的文化风气,甚至能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化的走向。因此,家族,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起着巨大的社会作用。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9页。

② 房玄龄注:《二十二子·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家族文化和区域文化是互生共荣的关系。如,江苏如皋的冒氏家族,是元朝贵族脱欢帖木儿之后裔。脱欢铁木儿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裔,被封建南王。元朝覆灭后,其子孙流落文化昌明的江淮地区,在如皋东陈镇落户,自称冒氏。冒氏发展到明清时期,逐渐成为“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对地方文化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

明清及民国望族也可分为官宦世家、豪门右族和文化家族等几大类型。由于明清之际的鼎革之变和社会动荡,官宦世家和豪门右族常常处于政治的风云之中,风雨飘摇,门祚不永。如明御史大夫毖轩李沾,崇祯戊辰进士,历任南京兵部给事中。十七年甲申夏,闻北都陷落,与马士英拥立福王。不数月,骤迁总宪,赐蟒玉,加官保,一时恩宠。季子懋,先为崇祯癸酉贤书,以被论议革,至是特旨准复。入本朝,中壬辰进士,官中州学宪,父子相承,箕裘不失。然未几,毖轩故,懋亦卒,家道中落。“今诸孙蕃衍,尚未有达者”^①;又如朱文远,“闽行人也,崇祯辛未进士,历官铨部郎,以丁艰归里,声势甚盛,未几而卒。鼎革以后,其从子明卜为叛帅吴胜兆党私连,家产入官,世业荡然矣”^②。

声势显赫的豪门望族,常常未历三代,便迅速退出历史舞台,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③,一旦政治失意,整个家族就可能陷入灭宗覆族的境地。而文化家族则源远流长,门祚兴盛,因此,世家望族也都十分重视读书传家,期望后代子孙能够科举入仕,克振家声。早在汉代,邹鲁就有“遗子黄金满籥,不如一经”的谚语。

所谓的文化家族,就是指诗书传家、学术气氛昌炽的“文献之族”。虽然这样的家族也会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但由于不在台风的风眼中心,常常动摇不了其枝繁叶茂的文化根基。由于浓郁的文化熏陶,文化家族中常常人才辈出,在学术、文学和艺术等方面都有着杰出的才能和贡献。

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当地社会精英的倡导、文化家族的支持密切相关。明清及民国的文化家族,有别于中国古代殷周时的“世卿”、魏晋时的“阀阅世家”及明清时的皇亲贵族。其最大的特征即非以世袭制度或封建特权来取得和维护,而以家族的文化水准做为衡量的标准和传世之精神。史学界文化家族的界定达成的共识是:其一,至少连续三代人中有两代官职在五品以上者;其二,文化方面,则应家学渊源深厚,诗书继世。姑以明清及民国江南望族的门祚、家族史作一考量,便可发现其重要的文化特征:重视家风家学,多读书传家,科举入仕。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五《门祚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② 叶梦珠:《阅世编》卷五《门祚二》。

③ 《孟子·离娄下》。

一、深厚“家风”与“家学”

所谓家风,即家族精神文化的传统,一种精神或行为方式在某一宗族内延续三代以上,便可视为某一家族的文化传统,构成其稳定的家风。正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文中指出的:“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士大夫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①

家风是世族文化的基调和底色,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依赖家学,代代相传。历代的世家大族,往往都有自己的家规、家训、门律、素范,用以教育子弟,传诫后人,以儒家的精神培养其子弟的人格,“能具孝友之内行”。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一个大门第,绝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之风,孝悌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书画,皆有卓越造诣:经史著述,亦赫然可观;品高德洁,堪称中国史上第一、第二流任务者,亦复多有。”^②

家风侧重于对家族中子弟精神品格的塑造,家学则主要培养子弟学术和文化的底蕴。清代江南世族十分重视学术研究,在“家法”和“家学”传授方式下,出现一些经学世家,如毗陵庄氏。文化家族往往以向学作为修身齐家之本,杭世骏在《王母江太孺人寿序》云王氏兄弟“减衣缩食以广蓄群籍,以资义理,搜罗川谷金石之文以证史传,求友四方贤豪长者以广闻见”。文征明也曾谈及文化世家子弟大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以文化功名立身处世、光宗耀祖的精神抱负,具有强烈的不辱家声、不坠门望的上进心,“以为尔门户若是,尔父兄若是,闻见丽泽若是,而弗能是,是不肖者,从而曰:‘是某氏之子也!’可不惧哉!夫门第之盛,可惧如此,乃不若彼无所恃者之易于为贤,岂此之所负固重哉!”^③正是这种不绝如缕的“遗风余绪”,使得文化世家“克承家学”,门祚不衰。所谓“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④。

遵循儒家伦理道德是各家族的共同家风,但在家学上又各具特点,保持“殊相”,这是由于不同的家族有着各自的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和文化背景,如庄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9—260页。

②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0页。

③ 文征明:《文征明集》卷一八,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④ 同上。

氏之尚经、恽氏之宗画、无锡秦氏“少承家学，以经术笃行为江阴杨名时所知”^①。

二、重视科举

在中国封建社会，入仕是提高家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保证文化世家长久不衰的重要因素，“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将读书、科举、做官和荣华富贵紧密相连。因此，文人士子的科考热情自隋朝开端以来经久不息，至于明清两代，江南文教昌盛，文化世家密集，无论是地方政府，或是家族，都将教育视做振兴地方和家族之本，单从清代获三鼎甲者的地域分布便可略见一斑。据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载：在清代 112 科状元中，江苏 49 人，占总数的 43.75%；浙江 20 人，占 17.86%。榜眼，江苏 26 人、浙江 29 人，分别占总数的 23.2% 和 25.9%。探花，江苏 42 人、浙江 27 人，分别占 37.5% 和 24.1%。如阳湖庄氏，就有“兄弟鼎甲”之称，庄培因为状元，庄存与为榜眼，家族中另有进士十数人。三甲何以萃集江南，清末封疆大吏陈夔龙对此做过分析：

苏浙文风相埒，衡以浙江一省所得之数，尚不及苏州一府。其他各省，或不及十人，或五、六人，或一、二人。而若奉、若晋、若甘、若滇，文气否塞，竟不克破天荒而光巨典，岂真秀野之悬殊哉？窃尝纵观，而知其故。自言游以文学专科矜式乡里，宣尼有“吾道其南”之叹。南方火德光耀奎壁，其间山水之钟毓，与夫历代师儒之传述，家弦户诵，风气开先，拔帜匪难，夺标自易，此一因也。冠盖亲师，凡登揆席，而跻九列者，半属东南人士。父兄之衣钵，乡里之标榜，事甫半而功必倍，实未至而名先归。半生温饱，尽是王曾；年少展裙，转羞梁灏。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为我家故物，此又一因也。^②

其中道出了江南文化昌盛的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文教之风盛于他省；其二，家族内部重视学术文章及功名仕进。

三、重教之风

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家族十分重视教育，这也得益于清代自上而下的重教之

^① 清光绪《无锡金匱县志》卷二一。

^②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上海书局影印本 1925 年。

风。清朝统治者重视人才的培养,集中表现在对学校建设的投入力度,“世祖定鼎中夏,首隆学校”^①。经顺治初年的创建,康熙、雍正朝的发展,到乾隆时期的鼎盛,清代的学校规模已逾越前代。

首先,设立有最高学府国子监,用来培养国家的文职官员。顺治九年九月,顺治帝首次诣国子监视学,释典孔子,于彝伦堂讲学,并宣制勉励太学诸生。自是,皇帝临雍成为惯例。乾隆帝五十年临雍讲学时,观礼诸生达三千余人。乾隆制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诸生其勉之”^②,策励诸生,并赐白金。

其次,建立旗学,即八旗及皇族子弟学校,是培养满族人才的重要基地。清统治者入关后,痛感八旗官员中之文职官员十分匮乏,地方官府只能全部使用汉人,乾隆帝曾曰:“从前满洲之未用府县者,因人数不多,仅足敷京官之用。”^③为了尽快弥补这一缺憾,顺治元年,即设八旗官学,每旗一所,各建学舍,教授满、蒙、汉文,兼习骑射,定期由礼部会同国子监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清统治者对宗室子弟、八旗子弟的教育可谓费尽苦心。为励志勉学,对其给予优厚待遇,如乾隆五十年规定:八旗官学生,凡年幼、多读经书、熟悉经义、文理通顺者,多发钱粮,以示奖励。乾隆帝认为,这样“既足以昭鼓励,又可多育人才”^④。

再次,沿明朝旧制,设立府州县学,这是官办地方学校,生员虽然不能直接任官,但亦享受豁免自身徭役的待遇,并可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正如时人所言:“考取入泮,后学始复有进身之阶矣。”^⑤

除以上三种较为正式的学校教育外,清代尚设立“辅学校所不及”的书院、社学和义学。这类学校的学生虽不具备应试资格,但仍对普及文化教育提供了有力的帮助,《清史稿》充分肯定了书院的作用:“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渺也。”^⑥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以讲学、考课为主,兼及藏书、祠祀。明末东林党人介入政治,因此,清初本不打算书院讲学,顺治八年上谕明文:“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⑦明文规定不许开设书院讲学,因此,清初几无书院之设。然而,至顺治十四年衡阳石鼓书院修复之后,各省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三,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

② 清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三〇八《礼部》《视学典礼》。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七,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三一,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

⑤ 叶梦珠:《阅世编》卷二《学校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⑥ 赵尔巽:《清史稿》卷卷一六〇志八十一,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⑦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三《礼部》《学校》《劝惩罚优劣》。

书院如春笋林立。雍正十一年,令各省城设立书院,并赐银营建。乾隆帝则认为“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将书院规范化,并设立规条。此时的书院,已成为科举考试的另一后备力量,无疑为出身孤寒低微的好学子弟开启了一扇荣身之门。由于清统治者认为“移风易俗,莫过于读书”^①、“于地方风俗大有裨益”^②,故而义学亦成为清代普及教育最有效的形式,其生员多为寒门子弟,如就学期间品学兼优,便准予参加应试,如武进的龙城书院,明万历年间知府施观民所建,清乾隆十九年知府宋楚望移建今先贤祠基;武进溪南书院,嘉庆年间建;阳湖延陵书院,康熙七年知府骆钟麟修建;阳湖高山书院,建于光绪年间。还有恢复的已废书院,如武进道南书院,明嘉靖年修;阳湖龟山书院,宋时修建;阳湖城南书院等,均为义学典范。书院培养出了大量栋梁之材,更多的是孕育了江南文化名人,如“吴中七才子”中赵文哲、黄文莲、王鸣盛、钱大昕、曹虎仁、王昶、吴泰来均出自申江书院。

地处文教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向来重视教育,在国家大力提倡下,办学之风更为浓郁,择阳湖、武进二县为例,学校、书院、义学这样的人才摇篮比比皆是,《光绪武进阳湖县志·义学》载:“《大清一统志》,学校特设专门府县,诸志概从其例,武进、阳湖经学文章各有源流,英才教育蔚为通儒滥觞于国初,极盛于乾嘉之际,揆厥所由。盖右文之世,学校如林,师承有自,儒者遂远绍,微言大义,勿拘于谨曲空谈也。两邑科目之盛,著作之富,分详选举艺文矣。”^③又云:“国家学校之设,府州县治皆有之,而县之附治府城者,府学之外必别有县学,非故为区画,所以则效古昔,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之义焉。”^④因此,各地义学轰轰烈烈、郁郁为盛。如武进的养正义学、敬节堂义学、冠英义学、左厢义学、青山义学、敦仁义学、同仁堂义学、怀仁义学、怀南义学、安西义学、通江义学、广敷义学、青云义学、同仁义学、在仁堂义学、文亨义学;阳湖的启英义学、西延义学、崇德堂义学等,其办学经费多来自民间捐款,也有来自商业赞助,如同仁堂义学便由同仁堂捐助津贴或收取房屋田产的租金等^⑤。

除国家和地方兴学之外,文化家族更是私塾林立,不仅带动了长三角地区文化的发展和兴盛,且形成昌炽的文化教育氛围,培养出了无数文化精英,家族中的女性亦在耳濡目染的文化熏陶之下,成为文坛上一支朝气蓬勃的创作队伍。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六《礼部》《学校》《各省义学》。

② 《清世宗实录》卷一一,雍正元年九月乙巳。

③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五《义学》。

④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五《学校》《学官》。

⑤ 以上资料均出自《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五《义学》。

第二节 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文化 家族女性创作之概貌

清及民国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家族涌现出了大量的学者、诗人、画家，以此向世人昭示其整个家族的文化水准。在这个完整的家族文化体系中，闺阁诗人是不可忽视的一支殿军。文化家族往往是一门风雅，才女辈出，“或娣姒竞爽，或妇姑济美，以暨母子兄弟，人人有集”^①，如松陵有计氏、邱氏、宋氏、周氏、王氏、吴氏、柳氏；武进有庄氏、吴氏、臧氏；毗陵有袁氏、方氏、盛氏、沙氏、蒋氏；无锡有秦氏、许氏、丁氏、孙氏；江阴有顾氏、周氏；宜兴有储氏、陆氏、任氏；常州有周氏；阳湖有恽氏、言氏、左氏等闺秀；松江有宋氏、浦东有陆氏。家族中的女眷几乎人人能诗，个个有集，其中规模较大，创作较丰的有以下家族：

阳湖张绮四女。长女张缙英，次女张绂英，三女张纶英，四女张纨英均为名噪一时的才女。张琦之妻汤瑶卿也擅吟咏，张纨英的四个女儿王采苹、采繁、采藻、采蓝也都善作诗；湖阳恽氏、阳湖庄氏、武进汤氏之女眷也多为才女。

山阴商氏姊妹。景兰、景徽及二媳、四女都是女诗人，其中商景徽之女徐昭华最著名，她幼承母教，诗名噪一时，为毛奇龄的女弟子，人称“徐都讲”。

归安叶佩荪家。才女有二妻、三女、三媳，以继妻李含章最为著名。

钱塘叶氏。“钱塘多闺秀，而莫胜于叶方伯佩荪家。前后两夫人、三女公子、二媳，皆诗坛健将也。”^②

阳湖左氏。“虞山言氏，闺阁中多风雅之士”^③，有左白玉，名小莲，阳湖人，虞山大令言良钺妻，著《餐霞楼铁稿》二卷，诗稿一卷，诗余一卷。全庆、邵亨豫奏、秦树声、孙葆田、谢愼、阮忠枢、任道镛序，言家驹跋。“其诗语意深远，风格清超，与专事涂泽者，不可同年而语”^④；言大令家驹之室汪韵梅，字雪芬，浙之钱塘人，有《梅花馆诗集》，其《题先妣邹太夫人〈味蔗轩遗集〉》云：“国风采歌谣，不因巾幗弃。闺阁多贤媛，岂仅酒食议。吾母幼淑慎，不为儿嬉戏。绣余读诗书，四德悉纯粹……”可知雪芬幼承母教，德才兼备。

恽氏一门闺秀亦俱擅风雅，如，恽元箴，字婉如，俞承修室，著有《靖宇室诗

① 费庆善等：《松陵女子诗征》，柳弃疾《序》，锡成公司铅印本 1919 年版。

② 雷缙：《闺阁诗话》卷一四，扫叶山房刻本，1925 年版。

③ 同上。

④ 同上。

草》。恽幼晖，字亚芬，有《篆香阁吟稿》；恽毓湘，字锜莘，庞树楷妻，有《瘦篁吟稿诗稿》；恽毓留，字选芬，毓湘姊，翁顺孙室，有《絮吟楼诗稿》；史清畹，恽毓德妻，有《史女士诗稿》1卷。恽氏闺秀中最受称道的是恽冰和恽珠。恽冰，字清，南田先生族曾孙，恽珠姑母，适同邑毛生鸿调，“以吟诗作画老焉”^①，著有《题画诗稿》；恽珠，能诗善绘，著有《红香馆集》，纂有《兰闺实录》及《国朝闺秀正始集》。

松陵计氏。诸生计嘉禾妻金兑，幼禀家学，其诗清新雅正，有《栴生小草》，其母为杨珊珊，字佩声，浙江山阴人，著有《佩声诗稿》。金兑三女皆好吟咏，长女计捷庆，字心度，金怀曾妻；次女计趋庭，字南初，常州汤貽吉室；三女计小鸾，字青睐，长洲陈璞室。母女之间，更迭唱和，大有午梦堂之风。沈清涵，长洲人，沈德潜次女，计嘉诒室，有《沈氏遗诗》；宋静仪，字琴史，长洲人，宋简长女，吴江计洵室，著有《绿窗吟草》；计宠绥女计氏，字七襄，闵仰承室；计癸，字小娥，计光燮从女，秀水王某室；计珠仪，字月如，号蕊仙，计光燮长女，秀水陶震元室；计珠容，号芸仙，珠仪妹，秀水沈兆珩室。以上计氏诸闺秀，“咸彬彬郁郁，斐然成章”^②。

武进庄氏。庄高驺妻李氏，有《永辉堂诗钞》；庄朝生妻卓媛，“娣姒皆成诗，卓母病，思慕得疾。死后朝生于篋中得诗词各一卷，尚书王崇简序行之”^③；倪氏，庄述祖妻，有《蕴玉轩诗钞》；夏荪，字纫佩，号楚畹，江阴夏宗沂女，武进庄述妻，有《纫佩集》。

武进汤氏。“汤雨生三世殉国，一门忠义，而能诗工画，又为风雅传人。双湖董夫人，碧春女公子，人多知之”^④，母女唱和之乐时作，《琴隐园集》中有《断钗吟》，和其太夫人韵二首，有序云：“甲子长至前二日，貽汾奉母住扬州琼花观。越日晨起，母口示《断钗》二绝云：‘美便无暇断亦休，晓衾宵枕梦悠悠。于今别有思亲泪，记于钗时新上头。镜非台亦悟空门，赠嫁钗簪半不存。三十九年千万路，鬓丝丝断玉还温。’”此诗乃貽汾之母感念其外祖父殉难海外后辍吟十八年后所作。其母舅有《寒窗课子图》，“可见雨生家学渊源，所来者远矣”^⑤。

无锡顾氏。顾绮堂，顾纶卿先生淑女，归赵浣生，伉俪唱和，比于眉阳和鸣之集，有《撷秀轩诗草》，人尤爱诵其《新年杂咏》十首，谓得香奁遗韵。顾贞立，原名文婉，字碧汾，自号避秦人，顾贞观之妹，州佐同邑侯晋妻，主事侯麟勋母，工诗词，著有《餐霞子集》和《栖香阁词》。

①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三至卷四，民国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

② 柳弃疾《序》，见费庆善等《松陵女子诗征》，锡成公司铅印本1919年版。

③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页。

④ 雷绍：《闺阁诗话》卷一六，扫叶山房刻本1925年版。

⑤ 同上。